樓山堂集

樓山堂集第二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蘇秦論一

連衡者所以使天下共事秦也向使天下長事秦秦如是焉已矣卒安能成帝業哉故予嘗謂蘇秦之術使六國從親以擯秦而秦終能翕滅六國以并有天下實蘇秦成之也何也秦當惠王時雖强然不過負其形勢以勝天下非遂能出而圖天下也是時地未加擴而兵未加多也其於六國非盡戰必勝而攻必取也惟蘇秦約從成而六國無

秦之患非六國無秦患而秦亦無六國之患六國無秦患秦所以狃六國而使之偷安予以小利而害伏其中秦無六國之害秦乃得以其全力伐蜀蜀漢既附然後秦益强又因伐蜀而淬礪其甲兵則兵益銳貨其益强益銳者以制偷安自保之諸侯則從自解從解而秦始不可復圖矣揆厥所繇豈非蘇秦爲之哉予觀漢高之所以興及劉先主以一隅成鼎足之勢皆始於得蜀又何剏於秦也且爲國而恃人以自固者適以自敝徒幸人之不即我圖未有不制於人者也今據蘇秦說行秦兵十五年不出函谷關亦思此十五年中六國有起而伐秦者乎秦不以於此而

用之於彼彼六國有起而伐秦者乎秦不出於此而用之於
彼六國忘其用於彼而利其不出於此坐而待盡養敵以
自貽患其合從之謂矣當是時主從者趙也儀之說趙者
則謂秦以大王之力然後舉巴蜀并漢中是秦之有蜀漢
者非六國予之乎且是時秦惟患楚方不難捐一儀以啖
楚然儀之恐楚者亦曰從巴蜀大船積粟舫船載卒不十
日而拒扞關以是而推六國從合然後秦得以舉蜀漢秦
有蜀漢然後六國益畏秦而從解其實秦得天下之勢蓋
始於此故曰此蘇秦成之也是故張儀之謀秦拙於諫伐
蜀蘇秦之謀六國適巧以資秦夫蘇秦非資秦也其勢遂

至於此天下之勢非難晰也人臣計利於身則不顧害之貽於國謀人國而計利自前則坐使害之伏於後當時縱横之事亦大率昧此耳說在鄭國之以鑿渠謀秦矣曰此秦萬世之利夫蘇秦之術有似鄭國而其深計利害則猶未如鄭國之智者也後世謂使六國長明蘇秦之約則也可以亡嗚呼亦孰知其先以亡六國哉

蘇秦論二

蘇秦之合從適以資秦矣然則六國不合從則不能支秦將聽秦蠶食以待自盡乎抑稱藩受制以倖秦之不加攻乎夫六國非合從無術矣而惜不明所以合之之術也何

何也原蘇秦之合從起於自圖富貴以誇耀其父母妻嫂耳非眞能爲六國計利害也亦非不知從之不可卒合以爲此六國長治久安之計抑果能用此以威秦也觀其激怒張儀入秦俾持秦柄以陰助己則蘇秦亦自知其術之必敗六國之必不可合而秦之必不可圖也不過借此以圖富貴若曰得秦兵數年不出而吾事濟矣嗚呼其以使六國之事卒不濟而秦之不可復圖蓋實坐此何也以其不明於所以合之之術也夫蘇秦合六國不以之攻秦而以之自救吾已知其無能爲矣觀其通質約盟之言不過曰秦攻某則某出師以救之而已不過連六國之師一投

書函谷關而已矣向使蘇秦志在圖秦則從成之後日夜與六國之君臣將相謀所以破秦之法非多方以擾之則因其間以乘之用六國之師則擾之甚易秦方用兵於蜀則非無瑕釁之可窺六國此動則彼息又彼敗而此救是六國歲一出師而秦六被兵矣破一長平而秦之精銳亦盡況歲被兵而秦不困者哉敵多則不知所以應兵久則國內之變故必生六國連師不解不過數年而秦亡矣夫人數出師而子重子反死於奔命晉人三合諸侯不戰而楚服此眞亡國之術也而不知出此烏在蘇秦爲善計哉夫以蘇秦合從之時秦可以亡自蘇秦志不在圖秦於是

六國不知所以用之而從自解從一解不可復合從不可復合而秦亦不可復圖借敵以自希富貴養寇以貽患人國蘇秦者蓋六國之罪人也夫天下之時勢豈可復得哉以其全勢在我而不出以圖人而功名富貴之士方借敵以自樹我之事濟而人之事去矣故蘇秦之術推而用之其以敗人國者何可勝道此又有敵患者之所宜深思也

王翦論

古今用衆者多敗而王翦非六十萬人不能成功吾以爲用衆卽勝未有不自敝其國者翦豈得爲名將哉翦智人也其謂取荆非六十萬人不可已先知李信之輕而好勇

必不能得志於楚始皇信人而過其勢必悔而復將我者也非多請師則君必不以我爲怯非君先以我爲怯則後之用我不盡其後師行而請田宅者所以堅始皇之不我疑而先之多請師者政逆探始皇之情而後使之爲我用也不然楚雖強大伍員三肆師而覆其國都以翦之老將知兵必欲王之掃境內而屬之者豈眞怯哉吾於是有以窺其微矣使不善用之雖李信將六十萬衆而敗愈疾以王翦將之雖二十萬人而亦可然翦之多請師者蓋是時翦之功已大矣拔趙定燕而盡有三晉之地所未服者楚耳翦爲將二十萬亦忌六十萬亦忌非多挾衆不足殺主

驕而非厚自汚不足損主嫉故先之請六十萬人者情若自怯勢實劫主要卽後多請善田之術先嘗試之以得其情翦可不謂智人哉夫翦亦懲白起之事而為之者也韓信之破齊也請假王以鎮之信之死請假王致之也請假王者信忠漢之實情也適以致死請善田無厭者翦之術也而非此不全是故蕭何用翦之術而免韓信不早悟而亡夫功名之士不師翦而得善終者未之有也吾故曰翦之請六十萬者詭也

漢高帝論一

三代以後得天下者不能無所為也然有心為之而輒敗

何哉天下者非可容人意之物也即有得天下之時取天下之力而其先一有得之取之之意則有所不能待而天下終不爲我有夫漢高起於徒步而爭也此古今創事也豈可謂無意於此者哉其縱觀秦皇帝而喟然歎曰大丈夫當如是項籍之度淛江曰彼可取而代也而陳勝輟耕太息亦有富貴無相忘之言然則豈獨高帝非無意即其有意也亦與籍勝輩等耳而成敗或殊此又何也嘗即其始事知之矣涉之殺尉而自立也籍之殺守而自將也此有意爲之也有意則氣躁氣躁則慮淺故其後即有得之之時與取之之力而我之意常狹而不能受高帝之始事

也爲帛書射城中則使其父老擇立賢令及父老欲立之則推讓以爲能薄至數讓而衆莫肯爲然後乃立爲沛公嗟乎此非有良平之謀而何與信之教之也有大志而不必於已得然後其度有餘而後之所爲亦不過適稱其量而止此不能無所爲而能有所不爲故其意常不可測若天下方多故未能待而有爲徒汲汲於已之富貴是圖此不過羣盜之故智耳其於天下事必無一可爲者况乎天命之不可假者哉

漢高帝論二

漢王之入關也吏民皆悅惟恐沛公不爲秦王武說沛公

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羽大怒攻破函谷關欲攻沛公以鴻門之謝乃解予謂此其失不在楚也當義帝西遣沛公時已犯楚人之忌矣且微楚救河北漢豈能肆意入關而不慮章邯之還擊哉故漢之入關楚非無功也漢入關後誠遣使還報已無利之之心而羽來則內之相與共定三秦以待懷王之報約楚雖暴度亦罷矣觀之鴻門飮而不殺沛公可見也奈何因人言距楚以自陷於危然

則羽之殘秦負約未必非漢有以激之也迨分王漢中怨羽欲攻之賴蕭何之諫而止然蕭張於距關之時何獨無言嗚呼事或有因失爲得用危爲安者成敗之數亦非盡繇人事也

漢高帝論三

漢王既啟閟關中自臨晉渡河下河內至修武南渡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

嚮德此三王之舉也大哉春秋以來不復聞此正論矣彼三傑者烏足以知此耶明强弱之勢審成敗之數察得失之機其爲張韓所算者已無遺策然使無董公數語楚漢之存亡不過形勢智力之不敵耳以智力得天下此猶桓文之伯所羞稱烏足與三代比隆哉漢王爲義帝發喪袒哭哀臨卽非發於至誠然已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使放殺其主者喪氣故三代以後取天下者其所以收拾人心之法不必盡同也要未有不假仁義而能成者孟子謂假仁者伯不仁者亡嗚呼漢唐之王所謂霸也不仁而亡古今未有能易之者矣

漢高帝論四

天下之亂毋服於人不及防之中聖人不幸亂之不生謂吾修其所以應之者卽有亂而或不至至而不甚焉斯已矣是以三代之君臣其丁寧告語見於書者雖引罪致戒之詞多未嘗過討其所忌者曰亂天下者必此也及吾功猶能早除之嗟乎此所以爲盛德也秦始皇既并天下深畏六國之士至不愛重寶致其豪傑以爲黨而盡殲之然禍卒發於謫戍范增以沛公必得天下勸項羽亟誅之吾不知天下猶有沛公者羽誅能盡否耶是二者欲以止亂也不知天下之亂卽具於此蓋畏之太甚而防之過嚴則

其中之所爲瑕釁可勝道哉昔者高帝嘗知吳濞之必反矣而卒大封之天下已定其置相則曰安劉必勃此豈不豫知呂氏之禍者然亦不先去諸呂帝之不滅其所忌而若以畱之此曷故哉知其亂而尤知吾所防亂者不在是故置其爲意所及者而天下有出吾意者反可用之以相安此非有眞帝王之度者不能也抑吾嘗思焉勃之成功者倖也高帝始憂呂后亦嘗深爲之計矣卽不去之豈無所以置之乃欲以百戰而有之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幸區區之可以免亂也豈不悖哉

項羽論

司馬遷謂項羽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謬其天亡我非戰之罪之言宋蘇洵謂於其戰鉅鹿也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晩夫項羽方自謂其亡不以戰而論者深咎其以戰而亡以予觀之項羽居必亡之勢而彊梁八年之間則猶以其戰力哉至鉅鹿之戰勿論秦非是不亡而用兵之善則當時未有能及者也方宋義之欲鬬秦趙也謂秦戰勝則我承其敝不勝則鼓行而西必舉秦因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欲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

秦強何敝之承蓋當時情勢不出此數語而勝敗存亡之形瞭於指掌吾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夫以羽之強猶湛船破釜視士卒必死而後能破秦則羽不渡河章邯必擧趙趙擧義必不能當邯豈惟義不能當邯今邯復破義而還兵自救沛公豈能西入關哉沛公之引兵過宛西也張良諫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引兵圍宛城三帀夫良慮宛而不慮邯者以羽之綴於河北也良以後有宛擊爲危況邯之還兵自救乎假又如宋義之策謂不勝則引兵而西擧秦秦卽擧而章邯未降以其數十萬之衆攻懷王於彭城則楚又魏咎齊儋

之續耳秦未破而楚先危則向之所遣扶義而西者能遂悍然不反顧哉宋義鬭趙之策非矣使義爲上將時盡將諸將西入關則邯必釋趙自救此孫子直趨大梁之術惜義不用而爲羽所殺然趙解矣秦前邯後義又豈能直舉秦哉是故羽不渡河漢不得入關章邯不降沛公即入關而秦猶不亡秦之亡鉅鹿之戰爲之也天下獨苦秦耳設章邯未破羽慮沛公之先王關中也遂釋秦而圖漢毋論邯爲可忌羽即先王關中能制漢之不爭天下乎故羽之亡也不盡以戰羽即以戰亡而亦不亡於鉅鹿之戰也乎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

范增論

范增庸人也史稱其好奇計為項羽骨鯁之臣即高祖亦曰有一范增不用至於亡要其勸羽鴻門殺沛公之計可謂愚矣而羽之坑秦卒燒咸陽棄關中不都使人弒殺義帝諸所行皆滅亡事不聞增彊諫為在其為好奇計稱骨鯁哉是羽惟疏而不用即使漢間不行范增尚在亦立而待羽之亡焉已矣然則增計獨無得者乎其大者無過於勸項梁之立義帝而孰知楚之失策即以此也何也秦之亡固矣六國之不可復與此亦不待智者知也即以為秦亡六國楚最無罪立之以從民望然天下豪傑俱起諸國

各以自立楚於諸國非素相臣服而天下之民非盡謳吟思楚德也立楚國之後可矣孰一牧豎之子素無功德之在民間者一旦尊爲共主吾不知秦亡而義帝果能君臨天下乎楚即固守臣節果能令暴起之諸侯不必角材鬬智遂相與聽約束無二乎夫羽即不弒義帝義帝必不能有天下此理也勢也若劉項既有天下而義帝尚存君之則不終臣之復不可吾不知此何以處故羽之弒義帝者徒資漢以名若楚亡而義帝在則殺之於郴者能必漢之不爲楚續耶不然殺帝者九江王布也發喪誅羽而乃遣使說布此安在其爲義帝發憤也哉是故義帝之不能終

當其立而已知之矣不知其不終而立之爲不智知其不終姑借之以舉事一旦若曰此後吾何知焉則成羽之弑者增也增豈能好爲奇計者耶沛公患楚欲立六國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大難而止夫良知六國之不能復爲漢臣而增顧不知義帝之不能長爲共主哉予嘗謂三代以後爭天下者不能無所假藉然非有先世之德則亦必有大功於天下然後能據而有之王莽篡漢起者皆以漢爲名天下皆思漢德也此與秦楚之際已異若無功而有天下太公不能得之漢而建成元吉不能得之唐況區區立於人牧之楚心哉善乎光武之言曰使成帝在天下不

可得況假子興而宋祖之折徐鉉亦曰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吾嘗以爲此眞帝王之識而非如羣盜一切掩耳偷鈴之故智也彼范增者何足以知此故曰增庸人也

張良論

君臣之間各持其見以相抗其事未有不敗而非智者不能深測其微以求其事之有濟夫人臣而挾數任術探測人主之微而用之危道也故事雖濟而君子猶必直曰其然以使天下事君者之愼所用予嘗以漢高欲廢太子立如意事觀之未嘗不嘆高帝之詭而良之善用術數也夫

帝不可謂不知人者矣於問相而知安劉必勃因封濞而知五十年後之反豈不知呂后之悍暴乃欲以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哉葢借是以觀羣臣之於太子何如耳向使蕭曹平勃羣起而爭之度帝意立寢矣豈待良招四皓然後能成功哉無如廷臣惟隨一叔孫通言之又非帝所素憚故帝意不決必待四皓以死爭之而後事已也觀帝語四皓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此豈眞不愛太子者而有是言乎夫一周昌強諫而帝笑而置之則帝所以窺測羣臣之意可概覩矣使大臣將相皆如周昌之強諫又使言者如後世史丹張九齡輩之篤言切論則帝豈漢元唐玄之不若

者而必待四皓從遊然後爲開悟哉事關安危大計羣臣不言使一人言之又庭臣不言以幾倖乎隱士之成功漢於是乎無人矣夫子房豈不知帝意者高卧不規而借力於四皓又不率在庭大臣以死力爭而收功於深山之老人此其君臣之間或有難於言者吾故曰高帝之詭而子房之善爲術數也

樓山堂集第二卷畢

樓山集第三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曹參論

史稱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斥去刻吏掩人細過出入三年百姓歌之然則漢承秦後去百姓湯火而與之休息所以開文景數十年之治安者參不爲無力參之賢安可誣哉而予嘗謂其不能殭主安國呂氏之禍不獨平勃遺之參亦與有責焉何也高帝將死呂氏問誰可代蕭相者帝以屬參而蕭何亦薦參自代則呂后惠帝之畏重參與所

以倚任參者可見矣參豈不知呂后之悍暴而惠帝之懦弱乎天下方一切決於參參於斯時因后與帝之重我任我而我為之計深遠防流失悍者抑之於禮不則制之以術而弱者則引義以彊之夫逆折悍后之謀使懦主有所恃以為重於是君尊國安此孰與夫無所事事之為得哉而參不能也帝肉未寒身為國相視戚姬趙王之死若罔聞知參之負高帝者大矣至惠帝躭淫樂不聽政而參不聞有所扶救豈參之所為飲人醇酒者君相皆以是為長治久安之術耶夫惠帝非盡不可與為者因參不治事不欲顯責參而使其子以私問之其待大臣可謂有禮矣使

參輔之以誼未必不足以防遏母后而有以振發其志氣且后雖悍始未嘗不憚漢大臣也惠帝雖死使平勃不納辟彊之邪說后未必卽授諸呂以權迫后諷王諸呂又使大臣皆如王陵之力諍后亦奈之何哉然則當參時而蚤爲之裁抑所謂童牛之牿易爲力耳誰爲漢相視高帝寵姬愛子之死而不救乃卽令其主以憂傷死呂氏之禍亦其大臣縱之以至是而養成根株者實參也參黃老之術果有益於安危哉大臣謀國當視其時之所不足者而深爲之計丙吉代魏相之後其行事有類於參彼其時嚴主察相所不足者寬厚耳故吉行之爲識體參當悍后弱主

其勢之決裂可知矣彊力直諫以逆制毒發猶恐不足而欲以區區之不事事謂可消患杜萌以乂安社稷參亦不智之甚者矣是故參之言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嗚呼參之言是也而其如其時之不能垂拱何也

韓信論

將兵與將將異乎曰無以異也則高祖之與韓信是也信之用兵即高祖用信之術人特未悟耳信之舉趙也所驅者市人而能使數十萬之衆一朝盡破其法莫善於人自爲戰則高祖之捐關以東棄之者是矣嚮使信不先王則

孩下之戰信之感羽亦豈能若是力哉舉大事者重於用人力則已之事不成而不輕已之所有則必不能致人而盡其力是故楚㓕於印刓而不予漢與於以天下之半封功臣而不惜善將兵者使士卒退有所恃然後能進而無所顧夫赴戰而不知自鼓其怒未見兵之必勝者也是說也吾嘗以爲取天下者必用之然獨無弊乎唐之藩鎮其帥擁兵自重而後遂至亡國則高祖捐地之法所謂可與取而不可與守者也雖然亦顧其勢爲何如耳國家至於兵敗地削士卒驕惰不爲吾用而猶區區持一切文法以防督將帥天下事豈有濟哉是故藩鎮之法可與取而不

可與守及其敝也足以亡國而要之積弱之後非倣其制而行之則不可以強兵夫古之善將者無如韓信向使信請王而高帝不許漢之爲漢未可知矣又況乎連百萬之衆以使之仰鼻息於內雖進退尺寸不敢失吾意嗚呼以此爲守亦不可敢進而言戰勝哉

周昌論

世稱漢高帝善任人嘗論置相若豫知有呂氏之禍者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嘗以戚夫人與呂后有隙私患趙王如意終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伉直常諫立太子爲大臣呂后所素憚而爲趙擇相則立昌當呂后之

王諸吕也勃不能強諫後誅諸吕亦會天幸成功昌則終不能全趙王矣意帝之知人竟何如哉帝不能爲趙王計深遠徒幸一強力之相謂素所爲吕氏憚者以庶幾其能全亦已過矣昌不求所以善全趙王之術徒令王稱疾不行及已被徵王卒以酖殺王殺昌又不能卽死昌益負託之甚者夫昌於是時豈眞恃其彊直謂一不遣行便可捍后而全王哉抑計無復之其期期不奉詔者可以得之高帝而不能得之吕后耶夫上之欲廢太子也昌盛怒強諍吕后且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後后召趙王昌留王不遣及詔昌至使昌以死諍曰臣分之不能負趙王猶向之不

能負太子也太子既有天下高皇帝慮趙王不能全以屬臣知臣能安趙王也今太后以怨戚氏故欲并誅趙王臣請先死以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如此度呂后亦爲感動卽后意不可回王死而昌亦殉之昌豈茍息之不若哉奈何昌至而遂閔默以坐視趙王之死也昌微獨負帝之託卽亦不能自遂其僵直者矣吾於戚姬趙王之死又深嘆漢庭之負高帝者非獨一昌也蕭曹平勃其於帝何如者帝肉未寒視其寵姬愛子之死如屠犬豕而未聞有爲之所者又何區區責一昌哉昌不能全趙而勃卒能安劉非帝之智有驗不驗則亦人臣所遭之有幸有不幸也吾終以

帝之所以任之者有未盡也

周勃論

武健不學之夫可與定亂而不可與圖治是故將相異器也厚重少文之人可與持正而不可與行權是故常變異用也周勃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安劉必勃後卒以入北軍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於是服高祖知人而椎魯少文之周勃亦卽與伊周比烈矣吾深跡其事以爲不然勃之所以成功者天幸耳勃安能安劉氏哉且當時所以討誅諸呂者不在勃夫人臣不幸而值劉呂之際成敗不可知而所秉者節也卽以爲抗節致忠曾無救於安危之故亦必

有深謀至計豫覩其事之必濟然後其始也不妨委蛇焉以藏其用耳否則寧奉身而退以不與其事則已矣勃有一於是乎夫勃於漢所謂社稷臣即非一不居其位遂可以塞責然吾觀呂后未嘗不畏漢大臣也后雖暴猶慮淺易與其意不過當吾身以極母家之富貴而止非若武后之遂欲以周代唐也及諸呂旣王而後始有岌岌不可知之勢且夫成諸呂之王者誰乎平勃爲之也使於孝惠初崩時丞相不納辟彊之邪說呂后遂詘言吾欲王諸呂哉即后意如是而王陵强諫之時勃等佐之諭以天下之利害謂王諸呂者適以楚諸呂而使敗以人情而言呂后未

必不悟卽不然各以死諍呂后未必不奪又不然而使所謂食其者有所開譬其間呂后亦必罷矣平勃謂陵曰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假令陸賈之計不行灌嬰不先屯滎陽以待變平時無朱虛之知謀而倉卒非曹窋之馳告吾不知勃所謂安社稷定劉氏者安在逆身入北軍而天下事大定矣豈一左右袒之語遂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功成以是哉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然則勃將如之何夫勃於呂后朝求無負高祖者亦惟以生死爭之沉慮計變以圖萬全非其長也當聽王諸呂時毋亦身實畏禍而姑隨平長短以固吾位耳彼豈眞謂已能

安社稷定劉氏哉是故袁盎曰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不易之論也觀其東向坐責諸生被甲而見守尉爲丞相朝罷意甚得武夫不學所以自處者無術而况國家安危之故謂僅一木彊無文者辦之吾不信也是故周勃者宜其能爲王陵之爲而不能其不能爲陳平者而卒與平共得之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

婁敬論

屢勝之將不可與慮戰非智有不足而意嘗蔽於其所恃也楚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不可楚之羸其誘我也婁敬使匈奴

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illegible]不可擊夫敬之言固季綵所已見也兵家情形瞭然如覩以高祖之老於用兵而不悟豈智出敬下哉百敗之鋒可以摧強楚而萬乘之師見殆於[illegible]則氣盛不戒而功成意得者之有以敵之也雖然敬之料[illegible]者果盡得乎夫懲[illegible]一戰之敵而欲以漢之長公主妻之此萬世之辱而敬言可斬也乃帝且從之而無所難毋亦平城之役創於失敬言以致敗而於天下古今之勢之理遂有不暇自念者耶夫天下之言虛心聽之不難見也有所恃與有所懲二者嘗足

以惑人雖以英明之主亦往往無所決擇而至於眩是故不能移遷都之聽於平城乃重於遱敬而遂移平城之不聽於和親嗚呼此豈獨屢勝之氣難於慮戰而被創之智亦不可與圖成矣雖然田豐沮授豈非言不用而其事卒驗者袁紹且忌而殺之然則高祖卽聽過計失而於婁敬之說終不能割所愛以從者是猶有人君之度者哉

周亞夫論

夫人惟猝然之頃可以覩其素所挾持而非取於一時僥倖者遂謂可定大事也是故兵者呼吸之物也法不素立變不習常計不預定以事起倉卒謂吾可坐而制之無所

害其誰信之昔者周亞夫嘗堅壁不出以困吳楚矣吳楚兵之糧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夫亞夫堅臥以安軍心是矣然使無自信之實而一旦變生不測雖勇者有不爲動哉吾觀細柳之營而知其號令之嚴壁壘之肅士卒之必不敢爲變亞夫亦自料之定矣是故謝安以圍棊而破鹵寇準以歌謔而却敵其矯情鎭物似有出於人意料之外者然彼適取其懷來而用之耳天下見其變至不驚爲功所繇成而不知其實有不可得而動者也若以堅臥不起謂可取爲定亂之法豈不誤哉夫彼將士之畏威守約雖臨之

以至尊不可動豈軍中更有得而擾之者意其細柳之師特豫戒以耀天子而軍行嚴密即亞夫亦有未至者耶以持重如亞夫而吾猶以軍中夜驚爲失然則晨馳入壁而奪其軍者其將不可㓙耶故夫用軍如韓信者終不可爲後人法也

田叔論

人臣不幸處人骨肉之間有可兩全則兩全之不然寧絀情而伸法蔽法勝則掩恩然可以杜患而息禍若法不勝恩又緣情以絀之見謂苟全一時而不知其不可訓也則田叔之焚梁獄詞是也夫藩臣思僥倖之計至於殺天子

之謀臣此其罪至大獄詞奏則梁王不可赦梁王不可赦
而傷太后之心則景帝勢必至於廢法獄奏而法廢何如
先焚之爲得也不知景帝忍人也其不竟深罪者蓋縣鄒
陽之工於劫王信而帝先入長主之言耳豈田叔之焚獄
詞遂能寢帝意哉人臣奉命治獄獄具未奏而焚之是已
先廢法矣而乃謂景帝曰陛下無以梁事爲也梁不伏誅
是漢法廢也伏法則憂在陛下豈不謬哉且是時勝詭自
殺首惡已服罪矣梁王爲臣下呈誤自可議親以赦使田
叔奏獄而爲上分別言之奚不可乃必焚獄爲也張敞之
諫霍氏有之矣人臣引義固爭明主以恩不聽推是言也

使下之不執者有所畏而不敢犯而上之恩意亦未嘗不全人臣申國法而杜邪謀討無善於此者而乃探淵上必不能行之勢以先自焚其獄詞向令王如吳楚淮南之爲反形已具吾不知叔亦將以太后故舉獄詞而焚之否耶故叔是爲也適以驕諸侯而損國威且又緣主意以自市其惠跡是而推叔向以貫高事幾不免者亦謂天下事皆可如是以處耳亦悖之甚者矣故吾嘗謂郅都之侵責臨江王者殘人骨肉以爲忠田叔之焚梁獄詞者實非以忠而全人骨肉也夫大臣所以善全人骨肉者自有道田叔蓋未之知也

東方朔論

漢武帝以微行道遠欲斥諸縣爲苑以館陶公主之獻地至寵貴其私夫董偃此其過不爲小矣在廷諸臣不聞有所諫正丞相御史且阿旨以成其私而抗爭不撓所言皆關繫大體者獨東方朔一人而已朔豈徒以詼諧取容者耶其傲弄公卿毋亦以其不能正言直諫而心薄之耳史乃以朔與嚴助壽王等同稱見諸人以諛進以誅死若朔爲避世金馬善於全身者不知朔固非諸人比蓋朔寓詞託諷而諸人利口取給也朔學術稍雜縱橫故頗以術數取媚天子不然漢庭豈有右朔者哉王子敬且謂不如長

慢世豈以竊婦滌器等事為朔之所不能耶後世又以朔與范蠡並稱至有神之為仙者抑何鄙妄乎夫長卿文字之豪其行無可稱述此不足道矣范蠡覆吳伯越何壯也脫身遠害何智也而以貨終何鄙也且蠡此時已去越豈如後世功名之士以田產聲伎自污者而必沒身於財蠡之始終功利於此可見矣東方玩世誠為近之然多所諫諍豈可與屈道舍身者同語至又以曼倩嗣宗共稱則僉擬非其倫矣夫以相如慕藺吾謂還璧却秦必非弄琴挑心者而能一日立於漢武之朝耶故以范蠡為玩世則直財者藉口矣以相如為玩世則好色者藉口矣而獎許阮

藉彼亂臣賊子何所不矯飾乎論人當觀其生平大節而區區訴諂傲弄者非所以定朔也故朔者能爲汲直而不以戇稱不爲弘曲而能結主意朔眞不可測者矣世不察而徒以玩世目朔朔固不受夫千金買少婦輙易去此安知非術家所託而至以此定其玩世則吾又不知之矣

樸山堂集第三卷畢

樓山堂集第四卷

應箕著

史論

賈誼論

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然其剏制非盡善也于是賈生以不世出之才悉欲起而更定之以絳灌東陽之屬害其能天子亦疏而不竟其用吳生曰不用生者帝也豈絳灌之屬能害哉誠使是時誼卽得大臣如絳灌者爲之推引而誼亦卒不用何也誼所欲爲者帝所必不爲故舍其言而棄其身者繇主臣學術之先異也方天下新去

湯火帝一切與民休息又本好黃老之術雖以誼所謂興禮樂改制度者行之上比三代之隆下可杜諸國之變然帝勿欲也帝若曰此非吾所及也吾學其爲如此者而已觀其宣室之言曰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其所過者何事乎蓋帝方自持其術以內與諸臣角彼豈不知漢臣無出誼右者至誼痛哭流涕而卒不可奪其意蓋至是而始見也夫名世之士不世出出矣而或非其主賢知之主亦不世出出矣而常苦無其臣誼之遭遇文帝也其臣與主非所謂希遘者耶而猶鬱鬱不得稱其志氣然則士之不用非獨遇時君世主也乃論者謂誼遭文帝而不免痛哭流

溺之談誼可謂躁于求主者夫誼遇文帝而猶不用則不如文帝者雖欲誼之痛哭流涕而不得矣論者又謂誼與絳灌之屬漸積而深交之不出十年可以得志吾嘗考絳侯以文帝三年就國四年而灌嬰已死誼以二十待詔三十三歲始沒回翔文帝之朝者十有餘年非必盡與絳灌同時也始絳灌以大臣不學而又重于紛更其短誼者誠有之迨其後從長沙見徵前席之謝自謂不及而終不任者此豈絳灌之過哉故吾謂帝之不用賈生者至是而盡見其隱誼雖與絳灌之屬深相固結莫其推引亦無爲也三代而下才如賈誼者不數見矣得君如漢文而不竟其

用人君有如漢文者猶不能用賈誼然則遇合之際豈不難哉誼以不用遂憂傷至于死又何怪焉誼之蚤死天也誼即不死帝亦卒不用而不用者非天也誼不用吾終爲文帝惜夫人臣如誼論者其亦可寬爾矣

公孫弘論

史稱公孫弘阿世取寵又據淮南反謀之言下丞相如發蒙審是則國有大變弘直孔光張禹之流雖纂篡賣國亦身爲之而不惜矣予跡弘之始終弘葢足智持術善于處功名者即以從逆疑之不亦過乎凡人臣之從逆者其緣有二躁進怙勢其大抵也躁進則志貪志貪者多濡忍及

其既也喪盡廉恥而有不顧恬勢則氣溢氣溢則行必邪
及其終也欲遽自退抑而不能夫亂臣賊子豈必盡天性
乎有所漸于其中而居不可反之勢然後蒙面屈節雖孽
自己作而安之耳而弘有是哉弘之生平則亦較然矣雖
起徒步爲宰相然當徵爲博士免歸時年已六十餘矣後
郡國再推上而弘固讓其于仕進非汲汲者亦豈自意其
對策合上意所成就遽如是哉迨爲相而身自儉約奉禄
皆以給故人賓客及治淮南衡山黨與自以無功而乞骸
骨弘于止足之義非不聞者假令淮南之謀不泄其所謂
下弘者不過動以富貴毋論事成于漢相無加乃八十老

翁僥倖于必不可得之圖而以圖輸人弘而愚人也可弘而智術有餘者豈出是哉弘之所可議者外寬內忌徙抑仲舒爲巳甚耳事剛察之主不肯面折庭諍毋亦重于以身蹈不測而要與婾合苟從者猶不可同年語也蓋弘爲相多識大體族郭解延賢人詘于刱方之難則願罷西南夷以奉之受汲黯廷詰亦任過而無所辯其因事寤主與夫爲大臣有讓皆可爲後世法而表章儒術至吏通一義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此實爲歷代右文之始若徙以見輕敵國之言遂一切排擯謂弘于回面汙行之事殆不難屈志從之者此豈盡知弘者哉漢相如申屠王嘉以

死抗節弘誠非其人也若青賀屈氂之相踵誅戮又如楊敞王訢之唯喏玄成匡衡之依違其以視弘弘不爲漢賢相乎田蚡受淮南王金而有不忠之言後武帝聞之曰使蚡在族矣弘至元始中猶受顯褒則弘之賢漢固未始沒之也夫人臣賢如公孫亘以不能諫爭人主後世猶將引其無據見詆之言以爲疑況其不如弘者乎固知守正不阿爲人臣之大節而善處功名者使不有生平之可見則其邪其正皆人所得意而加之矣此予于漢之諸臣而終致疑于平勃也

霍光論一

託孤大節也然天下方安豢屢世之業奉一王之令內無
女主大臣之禍外而人心不叛强敵不侵苟非如王莽曹
操司馬懿楊堅之流傾險奸詐因會攙攫則亦不必皆如
伊周者而後勝其任也霍光在武帝朝不過小心謹慎非
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帝以幼主屬之于是帝號爲知人帝
誠知人然廢立之事非帝所逆覩帝若曰主雖幼而天下
安如光者亦庶幾不負其任矣然亦幸而昭帝早智桀安
之說不行不然光身且不免安望其捍社稷安幼主用以
答先帝之託乎設不幸而昭帝旣壯亦如昌邑之行淫亂
吾不知光亦將舉而廢之耶夫光之事昭帝與事昌邑奚

昌邑之不肖光廢之而社稷安昭帝之賢光亦幸值之而身不危而要之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何也昭帝之立也天下一切決于光光之所以效忠幼主者蓋無大于嚴輔翼之官愼匹妃之選而光事昭帝十有餘年不聞別置師傅之屬及左右侍從皆選擇端方正直與夫經誼有學術之士終昭之世獨雋不疑引經決獄光僅一善之而已至爲帝納后則上官安之女而光之外孫也桀之輕慮安之幼驕燕相平知之而光不知乎因蓋主納女此何意也光能却丁外人之封而不能爭而却后此豈光所難哉毋亦以其親戚結連可以自固亦恃已專政而他無如何耳

不知適以啓外家之漸而成桀安蓋主邪倖之私卒之上官爭權殺執光而傾危社稷嗚呼殆哉此誰遺之也吾故曰光亦幸而值昭帝之早智得終其任而實則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漢誅諸呂大臣議所立而以鈎騶家惡故不及齊王武帝懲呂氏之禍將立子而鈎弋不得赦絳灌爲竇氏擇師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吾嘗即而論之其憂深慮遠皆可推之爲輔幼主之法而惜乎光之未講于此也至于受人之託因攘而有之夫匹夫然諾猶相信于存亡死生之際而況人臣之于君乎世以孔明不取劉禪爲忠夫使人臣而盡如莽懿之流世寧復有君臣哉以

狗彘不爲之事而謂此聖賢所難何異兒童之見故人臣不幸而不當霍光之任也當霍光之任則古人所謂大節不奪者豈一死足以塞責哉捍社稷而安幼主吾所謂輔之之道亦安可不盡也

霍光論二

大臣而當託孤之任者才非所恃也要在有不可易之節即抗節非難也期于有無所爲之心是故廢立之事豈人臣所能豫計哉人臣而先有是心則亦志邪而事敗矣霍光受武帝之託昭帝旣崩迎立昌邑已立而行淫亂幾危社稷光憂患不知所出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

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當是時使無延年之贊決光事幾不立吾嘗思之光亦惟不知古有所爲廢立者而後取決延年之言發其忠貞之氣以舉事一旦向使光素以伊周自命則胷中有所期必而形于外者亦無堅確靜鎮之度于是事會相逢非疑則躁而又有小人者鼓其智術有所陰陽儌倖其閒幸而成則不免于殺身不幸不可知天下事徒爲奸雄藉資耳光惟不知古有是事也然後非常之故不以亂其中故其志一取

決一時無所遲疑搖易于其間故其氣專志一而氣專天下之大節有不立大事有不成者乎三代以下有廢立之事者誰不自以爲此古人行之哉至于聽搖于外而志亂于中小者身死大者國危甚則已欲利而有之嗚呼如霍光者豈易得哉晉趙盾迎公子雍于晉又患穆嬴而立靈公背先蔑棄士會結敵怨後靈公欲殺盾而盾卒蒙弑君之惡吾嘗謂其原皆萌于此夫謀國而趙盾如立不定卒被惡名彼後世篡弑相尋皆繇此而甚世豈有伊尹之事而人臣可取以自信者哉是故光之所以能舉大事而不亂者非才節可述其樸誠有餘心無爲而爲之也光誅昌

邑羣臣二百人其徒呼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繇此觀之
廢立之事未蕆而身已岌岌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嗟夫人臣無故而有伊尹之志吾亦未知其可也

霍光論三

霍光功名既極不能早自裁抑身死之後至于族滅班史
謂其不學無術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信矣夫光于
謀國豈可謂無術哉而不能善全其宗毋亦智有所窮則
有所蔽故光之破家者其謀國之所不暇慮而智有所蔽
者則忠有以盡之耳何言之光之功業雖盛固非蕭何匹
也高祖之興也非何則其事不立然何之專任關中身犯

危始者數矣賴用鮑生召平諸人之策而免向使何屑屑焉憂身之不遑則亦安能精心治國以其萬全者遺主哉故吾嘗謂人臣能以其萬全者予國必以其不全者自予鼂錯者知身之必不全必欲以其全者予國也蕭何以其全予國而身犯不全霍光者不知身之不全而全者在國矣國全而宗滅宗滅可也國危而宗全猶弗全耳嗚呼光于是乎可原矣所謂誠樸有餘者也當其撫幼君値巨變躬廢立之事仆桀蠧之謀使朝廷不驚天下不動光之心力竭矣全身保家以圖善後非其意也豈獨非其意知毒后之謀而隱忍不發亦自知其家之必覆而特不欲自身

見之以爲吾生可無負于國家矣不然輕廢天子而更立于暴妻豈其理哉吾猶惜是時損益盛衰之戒無一人向光言之光非盡強愎自用者廢立之事決于人言聽杜延年而修孝文時政感夏侯不疑之言重經術有學之士假有飽召之策吾知光亦必虛已願聽矣殆光死而宣帝不圖所以裁之恩寵過溢然後始防張敞之疏徐生之言故光之覆宗亦其君相不善全之過此豈光所能逆計者哉夫光忠貞天性固不意其妻子遂自作逆至所以爲妻子計者又不能如其計全社稷之深遠圖大而略小專國而後家吾故曰此非其不智而忠有以盡之耳抑吾嘗論之范

蠡之去可以責李斯汾陽之聲妓可以媿韓信而處博陸之地勢則此二者非所論也然則如光者將必覆其家而已乎夫鄴侯之不治垣屋高密之不計生產武侯不使家有餘財此皆可爲人臣居功名者之法光猶未至于是與然人臣之功其萬分未至于光者何限亦以其身家僥倖而又非盡不學無術者也嗚呼光于是乎可感矣

蕭望之論

蕭望之以材任宰相爲宣帝所器重受遺輔政身爲帝師可以有爲矣而以與史高恭顯忤内外交掣卒以殺身其死爲可憫吾以望之之死非獨其身之不幸西漢之弱實

始于此何也望之以師傅舊恩爲帝所嚮名儒高節猶宦
官外戚之所憚也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其不可
遽退亦已明矣元帝之暗弱宜亦望之所知望之不能據
法守正執退恭顯于宣帝之時而乃以太古久遠不近刑
人之制匡拂元帝豈不誤哉史高是時徒取充位而已使
望之制之有方當不至與隙而驟之以與恭顯比劉向周
堪既皆任用使不亟亟進取自相稱薦亦不至授敵以間
如是而望之可以得志奈何智不出此卒以讒死也自望
之死天下士大夫喪氣于是貢禹匡衡之徒相繼任用要
皆宦官外戚所援引依違附和釀成王氏之禍在廷大臣

遂無一人敢抗之者乃胥逆而迎之謂皆自望之之死貽之不爲過也夫大臣以其身係國安危死何足惜然有不得已而死死而足以激發忠臣義士之心使國雖亡而猶不絕如綫者死之可也則李杜諸君之受禍是也時與勢皆不至死死且無益于國適足以張凶人之氣而使天下持祿畏禍者率用是爲戒則望之之死是也故望之者不可以死者也不可以死而死誰謂死足重哉使望之于是時艱難深固陽以不逆其意而乘機邀會去邪使于不動聲色之中者上也不則如任隗袁安行義脩內雖守正不阿而不爲竇氏所害又不然當廷尉獄解奉身而退堅臥

不起庶幾感悟帝心使恭顯猶有所憚數者無一而慮淺謀泄自蹈詭惡而死蓋亦忠節有餘而識量不足者也吾觀望之昭韓延壽于死已知其忮刻無大臣之度愛鄭朋邪諛之詞即接見以意出獄受爵之後更生旣使外親上變事推進巳而又聽子訟冤意其喜趨附好聲勢至老不衰不知先以其身入恭顯術中矣大臣有不幸値恭顯之際者其毋以其身入人之術中哉

趙充國論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

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罷遣武賢亍謂充國之言忠矣而浩星賜之策未爲非也夫充國死守屯議至頻璽書數責而已數條奏又最後帝下其議而羣臣皆服魏相任其計爲必可用其所爲一時事者不必伐而朝廷已深知矣其兵之利害已盡詳前奏中不必復言而已足爲後法矣朝廷既已知其能而已復不有其功如此則宣帝未必不益多

其讓而強弩破羌有不感而且愧者乎而必厚自張伐不
錄三將之功令武賢深恨卒告其子以死則亦充國不善
自全之過也夫當諸羌背畔之際上使丙吉問誰可將而
充國曰無踰老臣吾意是時已深中廷臣之忌及守屯議
而舉朝先無是其策者向微明君賢相充國能卒行其計
而成功乎排衆議而功成即微自伐吾亦岌岌慮譏之不
免而況故以其身犯之哉有謂充國始終以忠自守身死
不顧何恤人言夫在事之日灼見利害知功可必成則宜
以死爭至功見事成行能既著則宜讓此古大臣自全之
道而充國不畏奮言卒有子禍與辛氏世隙然則以其壽

終也猶非不幸也嗚呼漢將如營平者殆無幾矣而吾猶謂武賢之告實其自取則功名之際居之者益誠難哉

師丹論

吾觀師丹定陶之議則當時廷臣無有明經合禮右丹者然亦因是而有感于世變矣蓋共皇以定陶爲號而不立廟京師者此丹獨議也丹豈不知上忤帝意然見禮甚正故持論不阿丹可謂獨立不懼者是時董宏上書引秦爲據而欲立其王后爲太后冷褒段猶則欲立廟京師厥後朱博趙玄復稱引宏議而劾免丹此豈真有見于典禮哉不過揣人主欲私其親之心乘閒以爲富貴資若是乎禮

之是非即自人之邪正分之也宋濮議典而司馬光引丹議爲據歐陽修以皇伯之稱在古無稽而禮官臺諫共指爲邪然各據典禮與議定陶時異中書禮官皆一時名賢無所黨附然中書本生親之文亦未始非也　本朝典獻之議又與議定陶時異矣永嘉創千古之見政府執師丹之文各成其是政府視濮議時中書持之不無稍過遂反爲附永嘉者捷徑于時董宏褒猶實繁有徒似乎人之邪正又以禮之異同而見矣永嘉之議今可行百世然一時舉朝執丹說者至九死不悔視丹義陽之封其禍福之效又何如哉要之守正者雖違世見始其立志較然自可行

其所是以合乎聖人之經豈與夫依附揣合如褒宏者流議雖伸于一時而孰知其爲萬世羞也哉是故事君而揣人主之私以立說者君子終不予之爲知禮也

史丹論

申生之死也非獻公殺之而諸臣殺之也里克無論矣士蔿狐突使之逃杜原款勉之死夫廢立何事耶國無骨鯁之臣强諫力諍以回悟其主徒使其子計畫無復之或不得已而出于徼倖一時之計嗚呼可悲矣故吾嘗以叔孫通之諍易太子爲有大臣之節至若竭誠直諫使人主有所動而事得以立寢要未有如史丹之正者也元帝之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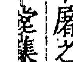
傅昭儀而欲立定陶王也皇后太子及帝舅王鳳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搖動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于是上意大感直自諱其意而太子得遂爲嗣夫候間獨言示以必死已足奪人主幾幸之心又謂得于流傳使不至自遂其意此於事理甚明人主非至昏暴有不即悟哉使于此而先持觀望之意或不然必至公卿廷諍反使其主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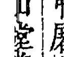
所容而成憤天下事去矣故廢立大故往往至于不可救者則皆人臣之過又非獨希意順旨者之過鯀不能秉鼎直發執義固爭使人主有所感動者之過也唐高宗欲廢后而立武氏所憚者遂良一人耳遂良曰陛下即欲廢后宜更選擇夫不爭其不可廢而使其有所擇以縱其意嗚呼豈有濟哉故遂良非士蔿狐突原欵者之比也而事不幸類之況乎國有大事其爲里克與長孫無忌者不少也又況其多勣與敬宗之流也

魏相論

漢自武帝多事丞相屢以不稱職誅霍光秉政所置相則

皆其故吏取充位者微獨功業不見相權之輕亦于是極矣獨魏相以練職稱上意然後有所推仆使漢相以重而相又好觀國家故事明經術識大體捐釋敵忿奏言災異豈不爲漢賢相哉然吾以爲其才有餘而識不足術可以取位固主而非有公正不阿之節是故西漢之亡始于宦官而成于外戚未必非相貽之也夫相自白去副封之後帝固巳深倚任之矣相能探微旨以破散霍氏之謀豈不可因主方嚮我而有所執持裁抑以遏絕內外干預之漸其奏封事必因許伯者此何爲也霍氏不宜泰盛自可訟言于朝以引義固爭而乃有所因緣以爲重然猶曰非是



或未必濟也至于言國家安危大計亦曰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等詳議乃可豈以漢廷諸臣遂無出外戚右者吾于是而有以窺相之私矣即繇是推之益寛饒以刑餘法律之言坐死而相不救夫豈不能爲鄭昌之爭乎重失内庭之意故輕視直臣之死彼固交懽王許者而欲與弘恭石顯爲忤此豈其情也哉世謂漢相以丙魏爲冠予則以宦官外戚之禍皆自其貽之固知人臣進結主知使功名顯遂凡饒才術者優爲之而古大臣不以是也所謂大臣不以是者將如何亞夫之爭侯王信王嘉之封還詔書申屠之爲檄斬通宋弘之正坐讓譚疏廣不使外家監

護太子以示陋于天下嗚呼此謂有不阿之節而智深慮遠其所關係人國家者固不止一二世也夫漢廷必如此者可爲大臣而魏相則猶未至于是者歟

樓山堂集第四卷畢